



津沽名家詩文叢刊第一種
主編 王振良

王南村集

王煥 原著
宋健 整理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津沽名家詩文叢刊第一種
主編 王振良

王南村集

王煥 原著
宋健 整理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南村集 / (清)王煥原著;宋健整理.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5.1

(津沽名家詩文叢刊 / 王振良主編)

ISBN 978-7-5528-0284-9

I. ①王… II. ①王… ②宋… III. ①古典詩歌—詩
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61587 號

王南村集

王煥 原著 宋健 整理

出版人 / 張瑋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號 郵政編碼:300051)

<http://www.tjabc.net>

今晚報社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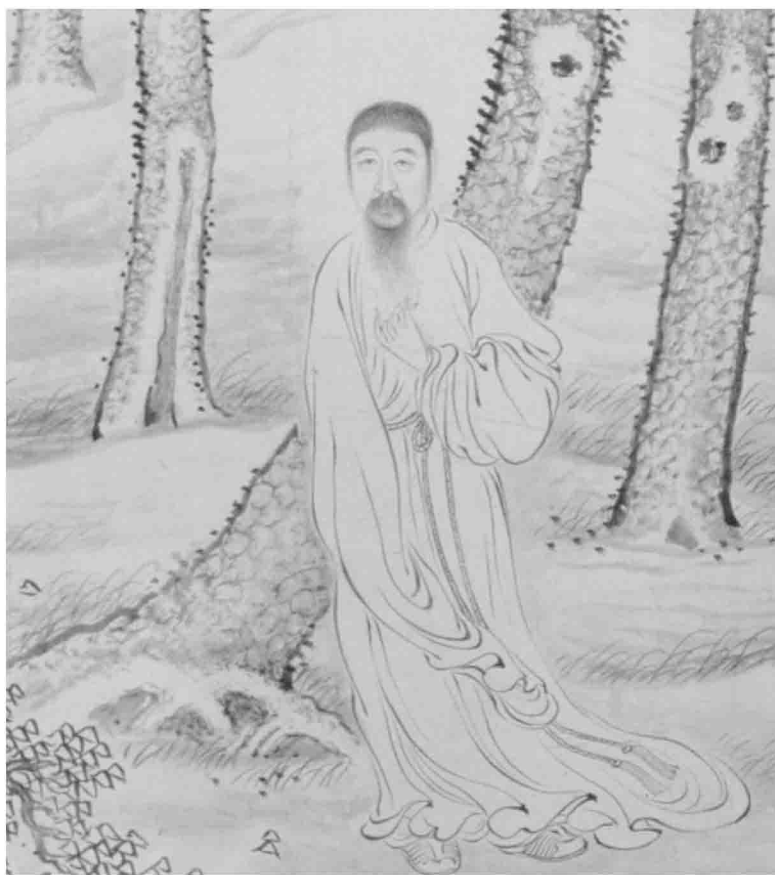
全國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張 16.25 字數 3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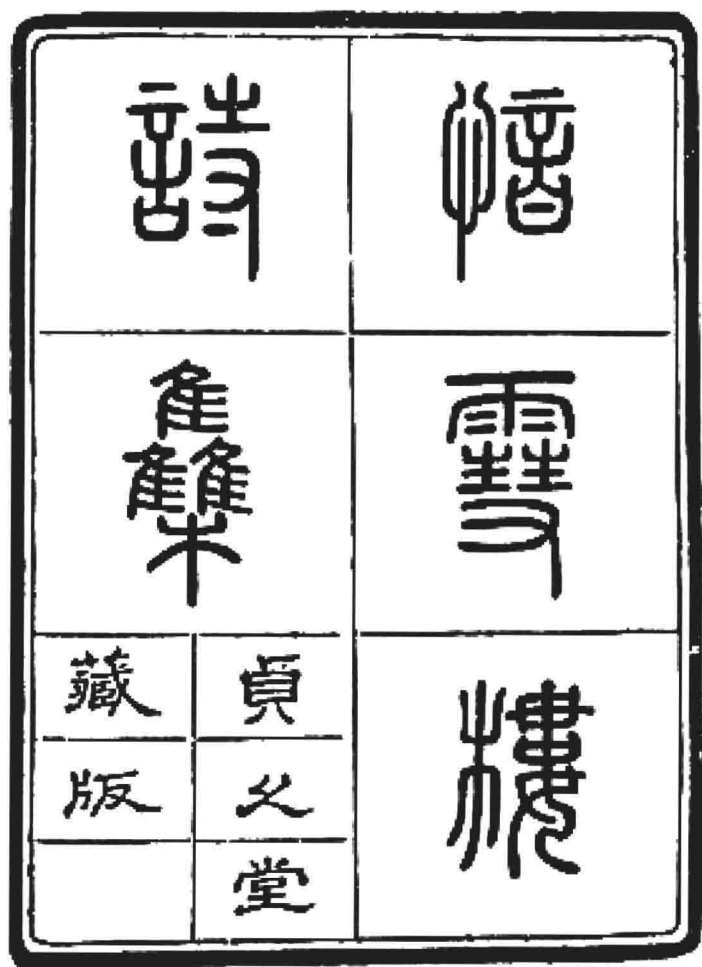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284-9

定 價: 68.00 圓



王煥像（禹之鼎繪）



王氏貞久堂刻本《憶雪樓詩集》扉頁

憶雪樓詩集卷上

賈坻王 煥紫詮彙

己巳四月二十六日至惠州任事用東坡初
到惠州韻

驛路風煙三月中到時民吏賀年豐
攜筐驚避盤纏女曳杖歡迎鶴髮翁
雙嶽浮青來檻北兩江澄碧合城東
衣冠似比他邦異文獻遙遙憶長公
送李唯功返棹珠江

盡說元龍異衆流飛揚豪氣未全收
立身自可同高舉涉世何妨應馬牛
臭味恰來如白水姓名傳

蜀裝集卷上



南村居士王煥紫詮稿



午日藥亭招同翁山元孝南偉山帶蒲衣采
飲諸子泛舟珠江觀競渡

初泛珠江聽采蓮尊前屈指七經年自憐綠鬢愁
邊改暫使朱顏醉裏妍訪藥擬過蒲澗寺停舟還
踏素馨田他時此會誰為伴萬里相思一惘然

佟聲遠索題寓園之華不亭

淺淺清波小小池芙蓉並蒂發新枝分明華嶽峰
頭景移向人間倍覺奇

嶽衡遊草丁酉



南村居士王煥紫詮稿



8 黃鶴詞

碧水東流白日西南馳逝者不相顧對此中心
悲魯陽莽揮戈羲和豈能駐頽波注沃焦三山渺
煙霧鸚鵡睡無語黃鶴幾時還玉笛不聞聲江風
六月寒嗟余生既晚不見昔人面仰止欽高蹤自
覺心相善昔人知不知千載遙相思相思復相思
何時一遘之

月色口畫因携杖登黃鶴樓

津沽名家詩文叢刊總序

李劍國

國人素重鄉邦文獻，方志多立《藝文志》，著錄本地述作。至有薈萃前賢文集撰著，郡邑叢書作焉。明人海鹽樊維城纂輯《鹽邑志林》，開啓風氣，而清世民國爲盛，若《畿輔叢書》《吳興叢書》《武林掌故叢編》《貴池先哲遺書》等，多達七八十種。郡邑書之纂，劉世珩《貴池先哲遺書序目》嘗云：「所以景仰前賢，嘉惠後學，乃士大夫鄉里所應爲之事也。」昔元代婺州蘭溪人編《敬鄉錄》十四卷，錄其鄉賢詩文。而民國永嘉黃羣輯鄉賢著作，亦以《敬鄉樓叢書》爲名。「敬鄉」者本《詩經·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郡邑之編，皆以見本鄉人傑地靈，文物之盛，寄託桑梓之情也。

較之古邑名都，天津建邑未久，明永樂二年始置天津衛，於今方六百餘年。雍正三年陞衛爲州，九年復陞爲府，轄六縣一州。逮乎清季，直隸總督駐於津城，李鴻章、袁世凱相繼於此興辦洋務。光緒二十六年，天津陷於八國聯軍，淪爲列強租界。自此九河下梢之地，乃成百里洋場之都，天府津渡，工商重鎮，達官遺老蟻聚，騷人墨客麇集，物華之繁，超乎往昔矣。

《天津志略·文藝》云：「天津雖爲通都大埠，民風稍涉奢華，但澹泊致遠之士仍守本樸，鄙物質之享樂，而致力於藝術之陶冶，而度其『富貴如不可求，從吾所欲』之生活。以言著作，則歷代之文存詩稿，多如恒河沙數……今日爭以奢侈相炫，食多珍饈，衣錦畫行，惟三津尚發越前光，綿綿不墜，實晚近不數覩之邦矣。」津人藝文之作，《天津縣新志》著錄明清二百七十七人、五百三十種。《天津志略》復益三十六人、七十二種。金大本《津人著述存目》，乃增至四百人，著述近千。今人高洪鈞氏編著《天津藝文志》，又增入天津所轄郊縣鄉人著作，凡得著作千五百種左右，作者六百餘人。此中大部爲清世民國人，三百年之文質彬彬，洵爲大觀也。

今存津人詩文別集，以康熙間刻龍震《玉紅草堂集》爲早，此後所存者甚衆，惜乎單部零種，未及彙編，管中一斑，難窺全豹。方今各地學人，頗重本土文獻之整理研究，地方出版社亦引爲己任。吾津文事繁充，撰作衆多，自應不愧前賢，免落後塵。所幸者王振良君與閻津書院同儕，正著手編輯《津沽名家詩文叢刊》，蒐集整理王煥、查爲仁、梅成棟、楊光儀、嚴修、王守恂、華世奎、章鈺、郭則澐、李金藻、蘇星橋、陳誦洛等津人詩文集，將陸續出版，以彰顯津門藝文之盛。振良本吉林人，受業於南開，從事於報社。久居津城，認作故鄉，舊事新聞，諳熟於心。與同氣編輯《天津記憶》《品報》《問津》，十數年孜孜矻矻，鍥而不捨，世所難能，

其志可嘉。而津沽名家詩文之刊，尤爲盛舉，誠儒林雅事，津門之幸也。

余生山右，讀書教學於南開已四十餘年，然居於斯而昧於斯，話及津事，每茫茫然。幸振良常臨陋室，聆其高論，閱其文編，津門數百年之事，遂知一二。前時振良索序，以弁叢刊之首。今稽考文獻，粗陳陋見，庶免「夏蟲語冰」之譏爾。

甲午歲清明後一日草於釣雪齋

（李劍國，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冥冥之志赫赫功

王振德

癸巳歲尾，我的家鄉寶坻宋健先生編成《王南村集》一書。茲書以二〇一一年一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國家清史文獻整理項目《清代詩文集彙編》中的煥公十三種詩集內一千四百八十餘首詩為底本，參照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貞久堂《憶雪樓詩集》刻本進行校勘。在詩文排列順序上，編者沒有依照《清代詩文集彙編》所收紹興魯迅圖書館鈔本及浙江圖書館鈔本煥公詩集之次序，而將原來十三種詩集增加為包括《田盤紀遊》在內的十四種詩目，且改按煥公生前創作年代，重新編排了這十四種詩集的序列。同時從《盤山志》《惠州府志》《羅浮山志》《嶺南三大家詩選》《秦楚之際遊記》《惠州西湖志》等古籍中，輯錄煥公零散文章且合成《王煥文存》，列於十四種詩集之後，終將煥公詩文以年代順序薈萃一書並呈奉於世，可謂體大思精，洋洋壯觀。本人依次吟讀，如隨煥公徜徉於清初康熙、雍正之朝，期間榮辱沉浮，酸甜苦辣，感同身受，心緒抑揚，氣奪神凝，夜深難寐。半年前，我拜讀過宋健先生編著的三十餘萬字的《王南村年譜》，對其奮力弘揚桑梓文化的志向與成果欽佩之至，並即興為文

以示心意。此次他應天津問津書院之邀，又首次將煥公詩文以年序結集，一年之內編撰兩部文獻類大書，其情志之專注，精神之高邁，功力之精勤，身心之勞苦，皆舉世罕見。唏噓讚歎之餘，想起荀子《勸學》所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蓋此之謂也。

長期以來，天津城區民眾普遍認為清乾隆年間水西莊主人查為仁「開津沽之風雅」。道光年間郭師泰《津門古文所見錄序》則認為：「若人文之盛，又有張氏遂閑堂、查氏于斯堂。大江南北知名之士聚集於斯者，踵相接。津沽文名，遂甲一郡，是魚鹽武健之鄉易而為文物聲名之地。」這也是針對津沽舊城廂而言。若以現今行政區域（包括寶坻、寧河、武清、靜海、薊縣等郊區縣）論之，津沽風雅則不止於三百年或六百年，而是源遠流長。從天津區縣建國後大量出土的陶器、青銅器及古墓遺蹟考證，津沽文明可追溯到黃帝時代，去年寶坻歇馬臺村出土商代器物，又一次引起學術界熱議與關注。若論漢代徐邈，五代「寶氏五龍」，宋代燕肅，元代劉元、鮮于樞、李衍，明代汪必東、項嘉謨等翰墨才士，代不乏人，津沽風雅堪稱輝煌久遠。宋健先生整理《王南村集》為清代乾隆以前的天津文壇再添絢麗華章。煥公作為活躍於康熙、雍正年間重量級詩文大家，由於乾隆帝將煥公與抗清志士屈大均等遺民詩集列入禁燬書目而湮沒二百八十餘年，直到當今盛世興文，方有宋編新集，令世人重新睹其詩文丰采。這對寶坻，

對天津，乃至對海內外清代文史研究，都是一件不可等閒視之的成果。

縱觀煥公一生，他始終活躍於清初頂級詩文人墨客之中，上至王侯將相，下至志士仁人，多有直接或親密交往，其藝術天賦與詩文成就均得到當年高端文化階層權威人士的普遍認可，僅為其《憶雪樓詩集》撰序者就有汪霏、朱彝尊、毛際可、陶元淳、梁佩蘭、屈大均、陳恭尹、王原、趙執信等九位清初詩文大家。與其進行詩詞唱和者幾盡康熙間的朝野名流。這些大家名流對煥公詩文及人品均有崇高評價，由衷讚美若出一口。現將清初高賢對煥公評價總括為如下四點：

第一，煥公是明清二百年來詩文奇才，倍受趙執信、陶元淳諸大家推崇。如陶元淳序中所云：「二百年來，風流歇絕，而使君（煥公）挺生其後，以其清辭麗句，祖長沙而禰蘄城，劣漢魏而薄風騷，斯文未喪，自謂比擬其倫。」又云：「吾少壯求友於山左，僅得伸符（趙執信）能變歷下之遺，於畿輔僅得使君（煥公）能掩蘄城之跡。此天下雄駿博雅君子，燕齊之士，未有或之先者。才難，不其然哉。宜伸符之於彼則斥而遠之，而於此（煥公）則折節屈指稱之不置也。」「元淳嘗語伸符，願交天下雄駿博雅之士，每省擇其尤者一二人，無則闕焉。伸符壯余意，首屈指畿內，亟稱寶坻王使君之才，誦其名章數篇。」趙執信序中亦云：「余與南區王君（煥公）交十二年於茲矣，尤相習於館閣，其相規以善，相期以古昔，若兄弟然，蓋不第以

詩酒也……夫余豈獨知君之詩？今世所奉為宗工享大名者，余皆從遊焉……乃其根於性所好，不依阿於流俗，卓然可居於余所與遊之列，則惟余相規相期交好若兄弟者知之。」朱彝尊序中也印證了這一看法：「寶坻王君煥紫詮，耽詩，嗜山水，嘗游田盤之山，琳館梵舍，題句殆遍，顧不以示人，都下之言詩者多未之見，獨青州趙贊善秋谷（趙執信）稱之。秋谷於人少許可，其於詩，尤不輕以譽人者也。」

第二，煥公人品與詩品俱高。其為官濟世益民、寬人克己，其為詩根於情性、發於肺腑，其詩格屢變而愈上。正如朱彝尊序中所云：「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為言而通之為政者也。君（煥公）於蔬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遊，惟氓是恤；又篤於朋友，居者思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舊之感，溢於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溫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於政而政舉，施之於民而民樂，其愷悌者歟？」王原序中說得更為具體：「南區（煥公）之在惠也，綱舉目張，時和人輯，修易俗之本事，振古人之絕業，流風餘澤，沾被遐邇，惠人士胥，斷斷焉，津津焉，庶幾古循吏之治。今之為政者勿論也。非余居惠與惠人習不能得其為惠之實之詳，其可敬慕如此也。南區（煥公）尤篤於至性，屹岵之思，苞栩之念，不忘於終食；而其孝友之行，施之朋儕，意所獨至，纏綿悱惻，亦若有不可解於心者；視世之名聲氣輒視勢回易其向背者，奚翅判若白黑，正南區之所為裂眚嚼齒，不願見其人者也，故雖其泛愛不忤於俗，而猶未免以剛腸疾惡之故為

人訾謗。昨歲一再相見，則更語余曰：『年來人以蹇滯惜余，余則謂天之玉我於成，我所得已多矣。』蓋南區之學日進，困而能亨，其又何可及也。」

第三，煥公詩文融匯歷代前賢之精華，汲取南北詩家之優長，彰顯時代風采，獨具藝術個性，富於創造精神。毛際可序中指出：「讀先生（煥公）詩，原本性情，胞與民物，萃數十年之精力，出於漢魏六朝唐宋元明間，而語必已出，求其一字之摹仿不可得。至於善事二人，依孺墓，宛然白華南陔之遺；而友生晉接周恤，慰勞真摯之氣，自形於筆墨，雖所稱伐木嘯鳴，又何以加歟？洵不愧風雅也已……況先生德澤洋溢，靡間遠邇，凡建置興革，無不為民生經久之計。則千百年後，篇什流傳與江山俱永者，寧不可預必哉？」屈大均序中論煥公詩文具備南北之優長：「予嘗論詩，每患北人傷於質，南人傷於文，然與傷於文麗而淫浮，無寧傷於質朴而剛厲。侯（煥公），北人也，悲歌慷慨是其天性，而乃行其氣以沉雄，出其辭以敦厚，期於合道，有以醇深，其中驚采絕豔，率歸典則，絕非緣情而綺靡者。今北人之詩，自畿而輔，未有或先之者也。」屈大均同時指出煥公在惠州太守任內憶雪樓所作五百餘首詩篇的風格，主要得益於杜甫而輔以蘇軾與陸遊詩文的營養，更源於憶雪樓周邊山川景物的魅力，所謂「出入起居，流連景物，觸事興懷，凡得詩五百餘篇，主以少陵而輔之以蘇陸，以為斯樓有力焉」。而與煥公在京都同事館閣的汪霏則認為，煥公詩文以得益於蘇軾居多，他在序中認為：「發而讀

之，大率多和東坡原韻，而託興高遠，從容閒適；又有自得於中而不必盡擬乎古者。蓋東坡之詩，作於遷謫憂患之餘，而君（煥公）之詩，作於上下浹和之日，詩同而所以為詩者不同也。」

第四，煥公詩文瑰麗奧衍，縱橫磊落，引據浩博，鏗鏘遒壯，情思悠遠，寄託深邃。嶺南詩文大家梁佩蘭序云：「余嘗論紫詮王使君之詩才如風……使君（煥公）詩上下古今，神明周眄，登高結響，吹萬著形，當其興會飄舉，真氣齊貫，莫不卑尺地於榆枋，縱橫八極而揮斥，古來才人所稱為如江如海者，以之當其風也，俯首向下矣。蓋君生長京師，正當帝座紫薇，而又翱翔郎署，掌記蘭臺，其於風也，為閭闔，為景明。遊乎盤山，極乎寒門，其於風也，為廣莫。此集《憶雪》，則其惠州守所作也，六年江郡，苞苴不行，風之泠然善也，於詩見之。嘗登羅浮，築子日亭於飛雲絕頂，候觀海日初出，遇仙人海瓊子，相與唱和，示以妙道，其詩為仙風。茲者觀察巴蜀，將循三湘、九嶷，而西泝瞿唐、升劍閣，捫參歷井，上造雲日，以詩表綴山川；訪古之名流，相如、揚雄、君平、王褒，以迄杜陵、放翁宦遊之遺跡，以詩記載人物。夫蜀國之絃、巴渝之曲，蜀之所以為風也；而其為音也，離而傷，雜而多曼。假令使君之詩俾按而為之歌，吾知其風肆好也，而吾不得而見也。」嶺南詩文大家陳恭尹序中也說：「惠州王使君紫詮（煥公），寶坻人也，以泉石為胸懷，詩文為食飲，方其處也，定省而外，則吟嘯林麓，放志遊遨。及出而祿於朝，職事餘閒，未嘗一日忘山水也……使君（煥公）鬚眉體貌，南人也；